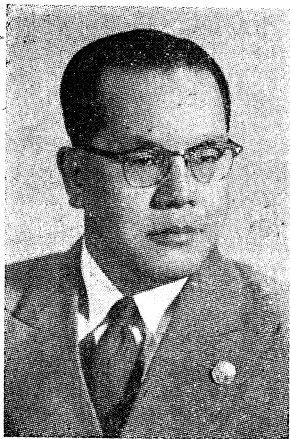


担任兵式操教練，他除了訓練兵式操外，又教國術，如譚腿……等，現在我的嗜好國術，也許就是那時候種下來的根苗罷。

住在新加坡，已經是二十個年頭了，白日閑過，青春不再，一事無成，不勝感嘆！稍可慰藉於萬一的，倒是使重獲機緣，把國術再練習起來，因此得和一班朋友，朝夕相聚，談談國術，講講強健身體之道。

談起新加坡的國術，戰後的蓬勃氣象，有如雨後春筍，新設立的國術社團，據我調查所知，最少有三十多單位，這不能不歸功於一班極力提倡教導的同道和一班熱心與有力支持的僑眾，他們用心出錢出力，呼籲鼓勵，因為要提倡，也就極盡鼓吹之能事，至於是否會言過其實，令人懷疑，也就難以顧及了。

一個回憶



洪錦棠先生玉照

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當我在歐南路的英文學校到三號位的時候，我有一位同宗的同學洪恭崇——是前輩洪光騰老先生的長孫——每天在下課之後，就匆匆忙忙的回家，我覺得奇怪，有一天好奇心克復了我的沉默，問他到底有什麼事，他說要趕到後巴窰鳳山寺唸中文，他說我們唸英文，是為着新加坡是英國人統治，認識他們的文字，總會佔便宜些，中國人不認

其實練習國術，如參加其他運動一樣，如得其法，日久練習，的確可使身心健康而愉快，而其功效且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談到護衛身體應用方面，即非從實際研究不為功，與從事吹噓，是又兩件事了。

一位練習國術有些時候的人，和一位沒有練習國術者較量，當然前者可能佔了便宜，因為他練了國術。同是兩位有練習國術的人，講起「手」來，就看得誰的研究比較精緻入細了。

練習國術有些根底的人，只要他練幾步出幾下手，他的身田馬步于午力勢，就會多少印在旁觀者的眼裏了，即使不能知其大概，但是實在難以瞞過研究有素的同道了，所以我希望熱心研究國術者，對於切實應用方面，亦必須加強研討的了。

· 洪錦棠 ·

識中國字，老實的說，是對不起我們的祖宗，他接着又說，鳳山寺是南安人的，所辦的學校是「南明」，也是南安人出錢辦的，聽說你（指筆者）也是南安人，為什麼不利用下午空着的機會，（當時英校是上午八時上課，到下午一時下課）去唸唸中文呢？我雖然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終日希望的是玩，可是這個却能够打動了我的心，馬上去跟他去報名，「南明」學校是在高有兩丈以上鳳山寺的兩旁，所有教室也祇有兩間，寺的建築是古宮式，莊嚴華麗，風景很好，空氣又不錯，往來燒香的男男女女，雖然比不上天福宮和粵海清廟的多，但是成了一個名勝，就自然有它的可以留戀的地方了。

當時南明學校的教師有兩位，一位是年輕的林陸宗先生，是惠安人，曾經留學東瀛，一位年紀四十歲以上的張玉清先生，後來添聘了一位從台灣來的鄭明善先生教唱歌和體育，英文起初是謝怡金先生，後來

改聘林天保先生，是林保真牧師的公子，現在是有名的西醫，在一個時期，因為要參加一個運動會，沒有鼓樂就不像樣，所以特別聘了一位卓卓先生專吹喇叭和打鼓，大概運動會過後，卓先生不知怎樣就離開了。

我還記得當時是方言教授，所有國文，不論高級和低級，都用福建的廈門話來讀和解釋，此外有一科是修身，差不多是等於現在的公民，還有一科國語，有的說它是「普通話」，直到十幾年後，還是「普通話」，由於「普通話」我自己開過一次不大不小的笑話，那是在吉隆坡文良港的中華學校（後來才改作中華中學）校長王君為着學生便利習國語起見，所有的教職員都不許說方言，我當然是表示十二分的贊成，可是一班學生，聽了我的國語，像北方人的腔調，絕對不像閩粵兩省，就不約而同的說「新來的洪先生是普通人」，真是令我啞然一笑，後來我在南洋商報任職，有一位同事蔡君，他學世界語，有一天我採用這個方法恭祝他將來前途很有希望，因為他將來有資格作「世界人」我們沒有學習，都沒有資格了，他聽了我的話，真是啼笑皆非。

閒話說得太多了，言歸正傳，當時南明學校的總理是林箕當先生，財政是洪光騰先生，董事是侯西反，傅孫昭，王可允，傅孫鹹，林露，林箕菊，謝忠池，董泰和，洪神扶等，差不多每個月開會一次，那個學校和鳳山寺就成了非正式的南安公會了。

我還記得，當時的華校最多不上十間，最著名是道南，養正，端蒙，興亞，愛同，育英，光亞，崇文等；女學校有大同；華僑書塾有翠英義學，女學塾有羣賢、像南明的規模（？）也不甚多，去唸書的，多半是住在河山水，貢石，皇家山脚一帶的貧苦子弟，每個月一塊錢的學費也差不多繳交不來的，在同學中除了一些董事的子弟外，都是苦力工人的兒子，所以南明學校的創立，確實為着一般貧民着想，造就的人材，也可說是不少，從「南明」初小畢業以後，轉到

「道南」墮學的實際也不少，最可惜的，繼續辦了十幾年，爲了經濟發生問題，也就終止它的壽命。如果繼續的辦下去直到現在，最低限度，也會和道南，愛同等那樣的規模，在現任主席林建達先生提倡之下，有意興辦學校，到不如恢復「南明」，經常費由一般

體育與社團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拿一省來，就大過歐洲的一國，所以方言不下百幾十種，而各處風俗習尚

，又復不同，然能够歸於統一，縱然受到外族侵凌，也能立即抵抗，不久就把那外力排除，而民族文化，總不會消滅，這由於人民有傳統的仁恕道德，和堅毅的魄力，而這種道德和魄力，大概是遠從鄉飲鄉射中修養得來，鄉飲：是在鄉中舉行敬老尊賢的典禮，禮記鄉飲義「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敬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這些儀節，是養成人民的敬讓，而寓教育於其中，鄉飲過後，又舉行射禮，禮記「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審固，持弓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射原本是以武藝求勝，但要從周旋升降揖讓中做出來，這便與今日體育精神，有點相似。

可是近古數百年來，重文輕武，民風漸趨荏弱，人無強健的體魄，遇事多存畏葸，缺乏進取心，故而萎靡不振，到近數十年來，起而革此弊習，提倡體育，星馬文化，雖然還在落後，但體育方面，頗有可觀，近年來時有參加國際運動，而羽球一項，尤爲成績卓著，就中體育健兒，多數是華僑子弟，星馬的體育

熱心教育的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至於校址，可以拆去現在鳳山寺的馬房打通寺前的曠地，如果建四五層的校舍，可以收容學生一千名以上，爲下一代的着想。希望它會成事實，才不會使到以前創辦「南明」那些先知先覺失望呀！

· 吳再興 ·

，換言之即是華僑體育。

華僑團體，不下幾百個單位，牠的宗旨，不外聯絡感情，和促進互助，而兼設體育部門的，殊不多觀，像我們的南安會館，成立已有相當長久的時日，會務的進展，還算過得去，最近又擬擴大互助範圍，增設書報室，更積極籌建新館舍，種種宏猷碩劃，在在

都使人鼓舞，可是聚僑衆於一堂，祇從聯絡感情做去，不免犯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嫌疑，不如在公衆餘暇的時候，聚在一起的機會，去做有益身心的運動，筆者的鄙見，以爲增多一體育部門，更爲完備，而且我南安縣屬下，有好幾區，百多個鄉，各個的民情風土，總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一個國家的縮印，然在海外的公共團體中，都能舍棄個人成見，而向同一目標邁進，這又與體育中的集體運動，不分言語民族，在公定的規章下，以文明手段，各演所長，爭取勝利的精神，無大差異，我會館既具有這點精神，若能推行到體育方面，相信是無往不利。

筆者服務體育團體有年，深知體育關係社會甚大，而在教育課程，也列入重要科目，因體育不獨鍛鍊體魄，尤能養成在文明制度下爭進取的習慣，又與古人「其爭也君子」之論相符合，所以我主張在南安會館積極提倡體育。

和 興

新嘉坡梧槽律門牌二零九號
電話：三五四九

本號專營各埠咖啡、茶葉、錫蘭、美西、中西、雜貨、罐頭、京菜、各埠、批發、零售、一律歡迎

CHOP HUA HENG

209, ROCHORE ROAD, SINGAPORE.

TEL: 34569

LADYBICYCLE

美 女 腳 車 標

